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**出家事**卷第四（大唐三藏義淨奉 詔譯）

緣在室羅筏城。有一長者，娶妻未久便誕一息，資以乳哺。爾時長者告其妻曰：「賢首！生此子者雖用我財，亦能代我償諸債負。」作是語已，便將貨物詣往外國興易取利，便沒不還。其妻以自身力及託諸親，種種養育，年漸長大。爾時此兒與諸童子相隨而往，至餘長者家。時彼長者有一少女，見此童子，便以花鬘擲彼童子。時諸童子問曰：「汝於此女有期會耶？」答言：「有。」諸童報曰：「此之長者為性嚴惡，汝莫為斯事，損害於汝。」諸餘童子乃至日暮守此童子，不令非法，便共相隨至於母處。私報母曰：「此小童兒，與某長者少女，欲為非法。我等勸諭，制不聽為。我今歸去，於此夜中宜應遮止。」母曰：「汝等既能共相勸諭，甚為善事。」其母即令童子入房安置，又於房中安觸瓶水及以觸盆，母自當門安床而臥。至夜半後，子告母曰：「與我開門，出外便易。」母即告曰：「房中已安觸盆，可應便易。」須臾之頃，其子復告：「與我開門。」母亦不開，子遂瞋怒。母曰：「汝所去處，我先已知。我今寧可於此受死，終不為汝開門。」凡欲火染心，無惡不作、不避惡業，遂於此時拔劍殺母橫屍於地，即詣長者家。既至彼已，見其少女。身形戰掉，女曰：「汝勿生怖，惟我獨住更無餘人。」童子念曰：「我今應報令知己殺於母。」告言：「少女！我已為汝殺母命根。」女曰：「汝所生母？為是孀母？」報言：「是我所生母。」其女念曰：「此人瞋怒尚殺親母，況我餘人。」作是念已，報言：「汝應且待，我暫昇樓。」女上樓訖，高聲唱言：「此中有賊。」彼人聞已，於水竇中潛身而出。到己宅內，擲刀於地，高聲唱言：「賊殺我母。賊殺我母。」作是唱已，便依世

法燒葬其母。內自思忖：「深是惡人，造極逆罪。」情懷戰懼不自寧心，遂向處處祠天，隨處告問：「修何業行而滅重罪？」或有說言：「應當入火。」或有說言：「自墜高巖。」或有說言：「投身溺水。」或有說言：「自縊其身。」各各說言所作方便，皆令自死，無有出路。復於後時往逝多林，乃見苾芻念誦經論，聲中頌曰：

「若人作惡業， 修善而能滅； 彼能照世間， 如日出雲翳。」

爾時此人便作是念：「出家釋子有除罪法，今我應當出家，修諸善業而滅其罪。」即詣苾芻處白言：「聖者！我欲出家，願見哀愍。」時此苾芻便與出家并授近圓。既出家已，精勤讀誦，於三藏教悉皆具解，辯才無礙善能論答。別有苾芻問彼人曰：「具壽！何因苦行精勤？有何別求？」彼人答曰：「我為消重罪故。」問言：「汝作何罪？」答曰：「殺母。」又問：「是親生母？為當乳母？」答曰：「是親生母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。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：「若人殺母，便求出家，與出家者當壞我法，即須擯棄。從今已往，於我法律之中，若有人來求出家者，當須問言：『汝非殺母不？』若不問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其人被眾擯已，便自念曰：「我今不可還俗，應須遠去邊境而住。」便往邊境之處化一長者，長者於此苾芻乃生信敬，為造一寺。諸方客侶皆來此寺，來者皆為說法，多有證阿羅漢果。復於異時，身有病患，用諸根菓莖葉種種藥草，療治不差。漸漸困篤，餘命無幾。告弟子曰：「當造浴室。」時諸弟子依教，便造浴室。爾時師主說伽他曰：

「積聚皆消散， 崇高必墮落， 合會終別離， 有命咸歸死。」

說此頌已，便即命終，墮無間地獄。然諸弟子證阿羅漢者，入定諦觀，
鄔波馱耶當生何處？於諸天宮，諦觀不見；復觀人間及傍生趣并餓鬼
中，悉皆不見。復觀地獄，乃見在於無間地獄中。爾時弟子共作是念：
「我鄔波馱耶生存之時，持戒多聞，以法攝受。曾作何業墮於無
間？」又復諦觀，乃見殺母之業。既被地獄猛火逼身，意想將是所造
浴室，遂即唱言：「浴室浴室。熾熱猛火極燒於我。」是時當門獄卒
以杵打頭，告言：「薄福罪人，此是無間地獄，云何言是浴室。」被
打頭時乃發善心，即便命終，生四天王宮。凡生天者，起三種念：1.
我從何來？2. 今生何處？3. 復緣何業？作此念時，乃見我從無間獄死，
生在四天王宮，緣作浴室洗浴苾芻，乘斯福力而生此天。是時天子復
作是念：「我緣世尊善方便故令我生天。不應安住，當須詣世尊所，
以報此恩。」既至佛所，聽聞妙法，便證初果。得見諦已，歸還天宮。
時彼上首弟子是阿羅漢，眾欲食時，於上座處坐。其小弟子為僧伽行
水，是時上坐鉢中受水，指頭觸水，覺水極冷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於
此飲斯冷水。鄔波馱耶在地獄之中飲鎔銅汁。」便觀地獄，遍皆不見；
復觀人間、傍生、鬼趣，皆悉不見。即觀天上，乃見生在四天王宮，
復於佛所而證初果。見已微笑，語言：「是佛、是法、是僧大淨妙事
不可思議。此極重業，墮於地獄；有勝功能，得生天上。」彼行水者
白尊者曰：「鄔波馱耶死，得為上坐，歡喜笑耶？」告曰：「具壽！
汝今所問，非正是時；若僧伽集時，可問斯事，當為汝說。」